

短篇小说集

看大王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2年卷

方如/著

方如

作家出版社

中短篇小说集

王大看

方 娟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大王/方如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2 年卷)

ISBN 978 - 7 - 5063 - 6632 - 8

I. ①看…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1093 号

看大王

作 者: 方 如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朱晓岭

封面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74 千

印 张: 8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632 - 8

定 价: 2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2年卷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葛笑政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方如：本名侯春茹，女，1972年生。内蒙古大兴安岭人。现居山东青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7年4月开始，先后在《黄河文学》、《作家》、《山花》、《十月》、《大家》、《天涯》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六十余万字。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2008年获山东省政府首届泰山文艺奖短篇小说奖。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

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

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望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

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而升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

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序

人生记忆力是小说家的重要秉赋

——序方如小说集《看大王》
引发的一个重要话题

朱向前

在我有关文艺理论、创作方法、写作技巧的种种学习记忆中，人们似乎普遍认同，成就一个优秀小说家，大致包含这样一些基本要素：苦难的童年遭际、传奇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情感世界；深刻的思想力、敏锐的观察力、飞扬的想象力、精到的表现力，甚至敏感、忧郁、多情、自恋的个性与气质，等等。支撑这些理论的例子信手拈来，言之凿凿，由不得你不信。当然，我不是不信，我也认为他们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理。我只是想有一点小小的补充，即再加上一点：一个小说家的人生记忆力。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人生记忆力，不包括书本知识。譬如先秦散文过目能诵，唐宋诗词倒背如流，外国小说经典细节如数家珍，警句格言张口就来，概念名词滚瓜烂熟……这些对一个博导、一个学问家也许是必须的，对一个优秀小说家也是需要的，至少是重要的，但远不是最重要的。以我看来，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记忆力，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的庞杂而精细、丰饶而准确的保存、追忆与复现。譬如某一个人物的形象、神情、动作、言语；某一个场景的概貌、色彩、线条、光影；某一个事件的缘起、始末、关键与细节；某一种情感的发生、发酵、积累和引爆，乃至一种过电般的感觉，一种辛辣的味道，一丝温馨的气息，一缕酥痒的微风，等等。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仍然历历在目，怦然动心，灵魂出窍，仿如昨日，刻骨铭心。而且，这都并非刻意为之，它是无意识、下意识的，自然天成的，就像生命密码一样，储入大脑皱褶最深处，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一调动、一激发，就如万斛泉水，奔泻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确实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生活首先不是大时代、大转捩、大跌宕、大事件，它首先是个人的际遇和命运，而个人感受又总是由绵密、细致、柔婉、丰满的生命和生活之流所组成。有了这个，时代、事件才是立体真实的和鲜活可感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小说家是否具有超常的人生经验记忆力是关系到这个作家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譬如多年以来，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到中期的《生死疲劳》、《十三炮》直至晚近的《蛙》等等，始终有一点让我深深折服并且自叹弗如的就是他对童少年时期乡村生活丰繁、全面、深刻、精准的记忆。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穡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

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天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直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北中国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秉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秉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生记忆力。

人们常常在说到才力不逮的时候好用一句话：胸中有而笔下无。然而我却怀疑，其实是胸中也无，然后才是笔下无，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自我检测儿童直至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经历（尤其是细节）究竟还记得多少，搜寻记忆的结果总是令人沮丧。其实这也是导致我最终放弃小说创作的重要原因——写作资源严重匮乏。综观一些经典名著，如《战争与和平》中对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情境（包括那棵著名的老橡树）的逼真描写；《静静的顿河》中对顿河风光和哥萨克民俗的有力展示；《追忆似水年华》对一个人独处的孤寂的深刻感受；《弗兰德公路》中对战争尤其是溃败场景的浓墨重彩；更遑论《红楼梦》对大观园妙龄芳心之男女，钟鸣鼎食之生活，池塘青草之情感的繁复、华丽、堂皇、细腻，不胜其详、不厌其烦地全息呈现，都让人真切地看到了作者的影子并为其超常的记忆力所折服。

引发我以上一大篇关于人生记忆力问题的感想乃缘起于为“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2年入围之方如小说集《看大王》作序。方如今年乃“三进宫”，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跟方如的小说风格有关。在初审意见中我写道：部分同意推荐人的意见。我认为方如像极2000年度的王静怡：“淡淡地咀嚼人生的

滋味”——“进入了一种人淡如菊，我心悠然的境地……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一颗平常心，从平平淡淡之中发现了世俗生活里的情趣与诗意，照亮了人性中的美好和善良，咀嚼出了人生的滋味，传达出了人生的真谛。正因为有了一颗平常心，才保证了观察生活的目光的澄澈与透明，艺术感受力的敏锐与纯正，叙述语言的从容与干净。从而，使她的小说整个地具有了一种清茶的品格与气质：温馨、淡雅、清正、平和。”

用以上寥寥数语来评价方如，也庶几相当。正如我所同意的推荐人（吴义勤、裘山山）的“部分意见”——“方如的小说，总是在不急不缓的讲述中，呈现出她对生活的感悟和认知。她从来不浮躁，不追逐时髦，其创作状态有一种难得的安静和定力。我尤其喜欢她在叙述中流露出的那种情愫，那种淡淡的忧伤。”在这个评价维度上，我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一篇文章难作两遍。也正因为这“略同”和共识，使我面对十二年后的又一个王静怡倒是下笔踟蹰了。我总想避开大家都发现了而又与王“雷同”的特点，企图找出点新的亮点，说出点新的意思。终于，我在阅读方如中篇小说《过火的山林》时，有了一点新的发见。

按说，方如是一个体验型特征鲜明的小说家，她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个人经验的重现与敷衍，至少也以其作为背景或倒影。她的小说基本上是靠“回忆”吃饭，记忆的功夫或强项在其小说中一以贯之，早就应该被发现的呀。为什么到《过火的山林》才有所注意呢？这是因为，一，《过火的山林》在小说集中排到倒数第二，遭遇较晚；二，更为重要的是《过火的山林》是方如小说中一个罕见的“重大题材”，讲述的是1987年那场震惊全国的大兴安岭山火的有关故事。关键在于时间起点——1987。也就是说，那时的方如十四五岁左右，但在方如的笔下，却呈现出了对山火的精细、缤纷的立体记忆——

“弥漫的烟气让眼前的一切看起来都影影绰绰的，陌生又恐怖，最恐怖的就是那一丛丛高大的松树，每一棵上面好像都高高低低飘浮着一大串大大小小的黄火球，它们怎么可以那么明亮，那么整齐、那么艳丽和诡异？而在那些灯笼背后，作为背景的天空则出现一片令人惊悚的火红，人、建筑还有树木的影子正夸张地在这片火红中晃动着，跳跃着，随着我惊惶的打量，一下子突然变得更加阴险切近起来，在那一刻，那些所有曾安静地耸立在地面上的一切，仿佛突然拔地而起，正迅猛地、呼呼奔突着向我们追赶过来……”

如果说山火令人骇然，容易打下烙印的话，那么，她对随后不久展开的小学生活记忆又如何呢？让我们透过她的眼睛先看看这位“于老师”吧——

“而站在讲台上呢，她的笑则是变幻莫测的。把笑意憋在眼底，紧紧地抿住嘴巴，她直面坐在座位上指手画脚、信口开河的我们，来回踱着步，不时欣慰地微笑点头，或高深莫测地微笑着摇头，偶尔我们闹得太凶了，她便要板起脸来：‘嗯，无法无天了吗？’她用鼻子轻轻地哼着，目光突然锐利了起来，一圈圈地扫视着我们，我们都怯怯地大眼儿瞪着小眼儿，心里急急地打起小鼓，然而只一会儿，当我们再抬头，就会发现她早在那儿弯着腰笑软了，此时的笑声会随着肩膀的抽动，被她筛糠一样地筛出来……”

如果说老师立在讲台上，表情和形体都易于聚焦的话，那么，“眼神”却是难于捕捉和记忆的。再看“于老师”——

“她是近视眼，而且据说度数还不低，却是除了看书绝不肯戴眼镜的。于是，当抬头看远方，她总会眯着眼睛，看着，看着，渐渐地，远方的景物被她捕捉清了，她眯着的眼睛也就终于可以放松了，这时，她的眼睛就会亮亮地泛出一层迷离的光来，笑容也会在此时迅速扩展，从目光移向了嘴角，笑意渐深、

渐深，渐渐地，就要有呵呵的声音从嗓子眼儿里像水冒泡儿一样地泛出来。”

如果说老师是朝夕相处，相当于半个家人，那么，隔壁邻居“张婶”的眼神又如何呢——

“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忘记张婶当年向人看过去的目光。头歪着，黑发整齐地向后抿去，额头光光的，饱满、宽展，她的眼睛那么明亮，就好像永远汪着一潭清水，若是粲然一笑呢，眼光立马就变成了被搅和了的水，波光潋潋、碎金点点。她就那么笑着向你看过去，看过去，微微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仿佛已看到了你正穿着那件你刚才向她描述的衣裳，可她在朝你摇头，显然她是不满意的，她不容置疑地问你：‘真的？你是真的喜欢？我倒觉得，那种款式可不适合你。你是溜肩膀，V字领可有点犯忌……’”

够了，综上所述，足可以看出，方如是一个阅读人生大书过目不忘的记忆高手，她的写作，始终如牛反刍，将大脑沟回与皱褶里的记忆一点点如春蚕吐丝般抽出、整理、编织。这也造就或限制了她的体裁与风格，但也保障或保证了她的创作资源与前景。或问，记忆力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它仅仅是针对方如而言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它是普遍规律的话，那想象力对一个小说家又有何意义？

这是一个大问题，也许是一个理论专著的大题目。但往简单里说，最朴素地看，根据我青年时期几年小说创作的一己陋见，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是任何想象都离不开现实生活（记忆）的基础，它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延展和飞腾，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无从发生也难以落地，即便口吐莲花说得天花乱坠，也不免成为沙海幻影和空中楼阁，让人从中读出一个“假”字。而判别这真实与虚假的参照就是现实。举一个想象的极端例子——孙悟空。不管他神通广大，八

九七十二变，人们接受他、喜爱他的先决条件，并非是他的超现实的神性，而恰恰是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猴性和人性，离开了这种现实基础，孙悟空也将苍白无力。二是重现记忆的过程也就是想象的过程。首先，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哪些进入，哪些删除，哪些长期储存乃至发酵，这都已经潜在地经过了作者美学眼光的过滤与塑型；再到呈现时抓住特征，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加工放大，升华成为一种全新的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两句话：一，生活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二，一切成功的艺术都是既来源于生活，但又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生动、更典型，因此也就更带普遍性。准此，则可以进一步推论，一个没有超越常人的人生（生活）记忆力的人，想成为一个优秀小说家，嘎嘎其难哉。

至于如何运用更好的结构、剪裁、形式、语言等等手段来呈现这种记忆，就更是题外之意了。本文借序方如《看大王》扯出一个“人生记忆力问题”就够跑题的了。打住。

就把《看大王》序到这里吧。

壬辰夏月于袁州听松楼敕书阁